

韓昌黎文選

評註國學讀本



中央
書店
印行

評註國學讀本 韓昌黎文選目次

雜著

原道	一
原性	三
原毀	四
原人	六
雜說錄二首	六
讀荀	七
讀儀禮	八
讀墨子	八
獲麟解	八
師說	九
進學解	一〇
圻者王承福傳	一二

五箴	一三
游箴	一三
言箴	一三
行箴	一四
好惡箴	一四
知各箴	一四
韓辯	一四
伯夷頌	一五
子產不毀鄉校頌	一五
釋言	一七
張中丞傳後序	一七
燕喜亭記	二一
畫記	二二

藍田縣丞廳壁記	二三	與馮宿論文	四〇
新修滕王閣記	二四	爲人求薦	四一
爭臣論	二五	應科目時與人	四一
改葬服議	二七	答劉正夫	四二
太傳學生何蕃	二八	答陳商	四三
書啓		與孟尙書	四三
與孟東野	二九	答呂鑿山人	四五
答竇秀才	三〇	與鄂州柳中丞書	四六
答尉遲生	三一	又一首	四六
答崔立之	三一		
答李翊	三三		
與李翱	三四		
與于襄陽	三六		
與崔羣	三六		
與陳給事	三八		
與衛中行	三九		

序

送孟東野	四八
還齋下第	五〇
送李愿歸盤谷	五一
送董邵南	五二
贈崔復州	五三
送浮屠文暢師	五四

送廖道七	五五
送王秀才	五五
送王垧秀才	五六
荆潭唱和詩序	五七
送幽州李端公	五七
送區冊	五八
送高閑上人	五八
送楊少尹	五九
送石處士	六〇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	六一
送鄭尙書	六二
哀辭	
祭田橫墓	六三
歐陽生哀辭	六四
祭文	
祭郴州李使君	六五

祭河南張員外	六六
祭柳子厚	六八
祭侯主簿	六八
祭十二郎	六九
碑誌	
李元賓墓銘	七一
崔諤事墓銘	七一
施先生墓銘	七二
考功員外盧君墓銘	七三
集賢院校理石君墓誌銘	七四
唐故江西觀察使韋公墓誌銘	七五
唐河中府法曹張君墓誌銘	七七
太原府參軍苗君墓誌銘	七八
朝散大夫贈司勳員外郎孔君墓誌銘	七九
烏氏廟碑銘	八〇

魏博節度觀察使沂國公先廟碑銘	八一	雜文	一〇二
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八三	毛穎傳	一〇三
貞曜先生墓誌	八四	送窮文	一〇五
故河南令張君墓誌銘	八五	鱸魚文	一〇六
平淮西碑	八六	表狀	
南海神廟碑	九〇	復讎狀	一〇七
柳州羅池廟碑	九一	爲韋相公讓官表	一〇八
司徒兼侍中中書令贈太尉許國公神道碑銘	九二	爲裴相公讓官表	一〇八
柳子厚墓誌銘	九五	論佛骨表	一一一
朝散大夫尚庫部郎中鄭有墓誌銘	九五	潮州刺史謝上表	一一三
唐止議大夫尚書左丞孔公墓誌銘	九八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	一〇〇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一〇一		
幽州節度民官贈給事中清河張有墓誌	一〇一		

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饑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賈。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天死。爲之葬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壹鬱。爲之政。以率其倦怠。爲之刑。以鋤其彊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爲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不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名殊。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名殊。其所以爲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殊。其所以爲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爲太古之無事。是亦賁冬之裘者曰。曷不爲葛之之易也。賁飢之食者曰。曷不爲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爲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

中國之經口。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其爲道易明。而其爲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爲己。則順而祥以之爲人。則愛而公。以之爲心。則和而平。以之爲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爲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爲臣。故其說長。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註〕【德有凶有吉】德有吉凶。孝敬忠信爲吉德。盜賊藏奸爲凶德。見左氏傳。【老子】姓李。名耳。

字伯陽。諡曰聃。周代人。【煦煦】小惠也。【子子】孤立也。【火於秦】秦始皇爲帝。燒詩書

百家。【黃老】黃謂黃帝。老卽老子。皆主清淨無爲者。其道盛行於漢。【佛】佛教也。盛行於

魏晉梁隋時代。【楊】名朱。周代人。主爲我之說。【墨】名翟。周代人。主兼愛之說。【膺】擊

也。【荆舒】荆卽楚國。舒楚東境之國。皆蠻夷之地也。

原性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之所以爲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之所以爲情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爲性者五。曰仁。曰禮。曰義。曰智。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不少有焉。則少反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爲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其中。中焉者之於七也。有所甚。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與始惡而進善。與始也混而今也善惡。皆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楊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越椒之生也。子文以爲大戚。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岐岐然。嶷嶷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傳不勃。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爲姦。瞽瞍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爲聖。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習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其終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也者。奚言而不異。

〔註〕【孟子】名軻。字子輿。周代人。崇孔子之道。【荀子】名況。周代人。亦崇孔子道者。【揚子】名

雄。字子雲。西漢末人。亦崇孔子之道者。【叔魚】姓羊舌。名鮒。周代晉人。事見左氏傳。【楊食我】姓羊舌。字伯石。食祿於楊。故曰楊。爲叔魚之姪。事亦見左氏傳。【樾椒】姓門。周代楚人。事亦見左氏傳。

原毀

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爲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爲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爲舜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爲人也。多才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爲周公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身者重乎。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爲良人矣。能善是。是足爲藝人也。取其不責其二。即其新。不究其舊。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爲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詳故人難於爲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己也。雖然。爲是者有本有原。怠

與忌之謂也。忌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嘗試之矣。嘗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試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疎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說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已。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歟。

〔註〕【重以周】重而周徧也。【輕以約】輕而簡略也。【藝人】有才能技藝之人。【廉】只取一端，不盡備也。【恐恐然】畏懼貌。

原人

形於上者謂之天。形於下者謂之地。命於其兩間者謂之人。形於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形於下，草木山川皆地也。命於其兩間，夷狄禽獸皆人也。曰：然則吾謂禽獸人可乎？曰：非也。指山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可也。山有草木禽獸皆舉之矣。指山之一草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則不可。故天道亂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地道亂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亂而夷狄禽獸不得其情。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草木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爲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

〔註〕【暴】虐待也。【一視同仁】平等相待也。【篤】厚也。

雜說錄二首

龍。嘯氣成雲。雲固弗靈於龍也。然龍乘是氣。茫洋窮乎玄間。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神變化。水下土。汨陵谷。雲亦靈怪矣哉。雲龍之所能使爲靈也。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爲靈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失其所憑依。信不可歟。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爲也。易曰。雲從龍。旣曰龍。雲從之矣。世有伯樂。然後有千里馬。千里馬常有。而伯樂不常有。故雖有名馬。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枥之間。不以千里稱也。馬之千里者。一食或盡粟一石。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力不足。才美不外見。且欲與常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而不能通其意。執策而臨之曰。天下無馬。嗚呼。其真無馬邪。其真不知馬也。

【註】玄間。天地之表也。

【薄】音博。追也。

【伏】掩也。

【水】以水浸之也。

【汨】沉沒也。

【伯樂】姓孫。名陽。周代秦人。善相馬者。

【駢】並也。

【槽枥】養馬之所。

讀荀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王易王。霸易霸也。以爲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子而已。晚得揚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則雄者。亦聖人之徒歟。聖人之道。不傳於世。周之衰。好事者各以其說干時君。紛紛藉藉相亂。六經與百家之說錯雜。然老師大儒猶在。火于秦。黃老于漢。其存而醇者。孟軻氏而止耳。揚雄氏而止耳。及得荀氏書。於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辭。時若不粹。要其歸。與孔子異者鮮矣。抑猶在軻雄之間乎。孔子刪詩書。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黜去之。故詩書春秋無疵。余欲削荀氏之不合者。附于聖人之籍。亦孔子之志歟。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

楊大醇而小疵。

【註】干要求也。荀氏即荀况。著有荀子數萬言。【筆削】筆記載也。削刪除也。即刪改之意。

【春秋】書名。魯之史。

讀儀禮

余嘗苦儀禮難讀。又其行于今者蓋寡。沿襲不同。復之無由。考於今。誠無所用之。然文王周公之法。制粗在於是。孔子曰。吾從周。謂其文章之盛也。古書之存者希矣。百氏雜家。尙有可取。况聖人之制度邪。於是掇其大要。奇辭奧旨。著于篇。學者可觀焉。惜乎吾不及其時。進退揖讓於其間。嗚呼盛哉。

【註】儀禮周代典禮之書。【掇】採取也。

讀墨子

儒譏墨以上同兼愛。上賢明鬼。而孔子畏人。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春秋譏專臣。不上同哉。孔子泛愛親仁。以博施濟衆爲聖。不兼愛哉。孔子賢賢。以四科進褒弟子。疾歿世而名不稱。不上賢哉。孔子祭如在。譏祭如不祭者曰。我祭則受福。不明鬼哉。儒墨同是堯舜。同非桀紂。同修身正心以治天下國家。奚不相悅如是哉。余以爲辯生於末學。各務售其師之說。非二師之道本然也。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爲孔墨。

【註】儒崇孔子之道者。【墨】即墨翟。著有墨子。其學說與孔子不同。

獲麟解

麟之爲靈昭昭也。詠於詩。書於春秋。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爲祥也。然麟之爲物。不畜於家。不恒有於天下。其爲形也不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爲麟也。角者吾知其爲牛。鬣者吾知其爲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爲犬豕豺狼麋鹿。惟麟也不可不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爲聖人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爲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爲麟者以德不以形。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謂之不祥也亦宜。

〔註〕「不類」不同凡類也。

師說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惑也難矣。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衆人其下聖人也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愚益愚。聖人之所以爲聖。愚人之所以爲愚。其皆出於此乎。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師焉。或不焉。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羣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復可知矣。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不齒。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歟。

聖人無常師。孔子師郯子、萇弘、襄老、眚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則必有我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

【註】庸豈也。

【句讀】全句爲句，半句爲讀。

【不】同否。

【不齒】不與之並列也。

【郯子】周

琴。
郅國之君。孔子曾問官制。【萇弘】周大夫。孔子曾往問樂。【師襄】周魯大夫。孔子曾學鼓

進學解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峻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於列者曰：「先生欺余哉！弟子事先生，于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玄，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舐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眇，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詰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閱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爲，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爲人，可謂成矣。然

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踖後。動輒得咎。暫爲御史。遂竄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飢。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爲。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爲杗。細木爲桷。榑欂侏儒。椳闔居椳。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爲妍。卓犖爲傑。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於行。荀卿守正。大論是弘。逃讒于楚。廢死蘭陵。是二儒者。吐辭爲經。舉足爲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於世何如也。今先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費俸錢。歲靡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途之促促。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幸臣不見斥。非其幸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宜。若夫商賈賄之有亡。計班資之崇庳。庫忘己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爲榱。而訾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也。

【註】國子先生韓愈自謂也。愈時爲國子博士。蓋即今大學校長也。【思】精求也。【隨】苟且也。【爬羅剔抉】言搜取也。【刮垢磨光】言造就也。【規】學也。【姚姒】舜姚姓。禹姒姓。言虞夏之書也。【周誥】周書酒誥。洛誥。大誥。康誥等也。【殷盤】商書盤庚也。【佶屈聱牙】言艱澀不易讀也。【相如】漢司馬相如也。字長卿。爲一代大文學家。【宋】屋大梁也。【桷】椽也。【榑欂侏儒】屋上短柱也。一爲榑。一爲欂。一爲侏儒。【椳闔居椳】戶柱門限。

戶牡及門兩旁木也。【玉札丹砂】地榆及硃砂也。【赤箭青芝】天麻及龍芝也。【馬勃】

菌也。【杙】概也。【楹】柱也。【昌陽】菖蒲也。【豨苓】猪苓也。

圻者王承福傳

圻之爲技賤且勞者也。有業之。其色若自得者。聽其言。約而盡。問之。王其姓。承福其名。世爲京兆長安農夫。天寶之亂。發人爲兵。持弓矢十三年。有官勳棄之來歸。喪其土田。手鋤衣食。餘三十年。舍於市之主。人而歸其屋食之常焉。視時屋食之貴賤。而上下其圻之傭以償之。有餘則以與道路之廢疾餓者焉。又曰粟稼而生者也。若布與帛。必蠶績而後成者也。其他所以養生之具。皆待人力而後完也。吾皆賴之。然人不可偏爲。宜乎各致其能以相生也。故君者理我所以生者也。而百官者承君之化者也。任有小大。惟其所能。若器皿焉。食焉而怠其事。必有天殃。故吾不敢一日捨鋤以嬉。夫鋤易能。可力焉。又誠有功。取其直。雖勞無愧。吾心安焉。夫力易強而有功也。心難強而有智也。用力者使於人。用心者使人。亦其宜也。吾特擇其易爲而無愧者取焉。嘻。吾操鋤以入貴富之家有年矣。有一至者焉。又往過之。則爲墟矣。有再至三至者焉。而往過之。則爲墟矣。問之其鄰。或曰噫。刑戮也。或曰身既死而其子孫不能。有也。或曰死而歸之官也。吾以是觀之。非所謂食焉怠其事而得天殃者邪。非強心以智而不足。不擇其才之稱否而冒之者邪。非多行可愧。知其不可而強爲之者邪。將貴富難守。薄功而厚饗之者邪。抑豐悴有時。一去一來。而不可常者邪。吾之心憫焉。是故擇其力之可能者行焉。樂富貴而悲貧賤。我豈異於人哉。又曰。功大者。其所以自奉也博。妻與子皆養於我者也。吾能薄而功小。不有之可也。又吾